

羌語的空間範疇*

黃成龍

中國社會科學院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6(5) 663–689
© The Author(s) 2015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606822X15583252
lin.sagepub.com



本文以 Levinson 的空間框架來分析榮紅羌語所呈現有關空間的認知範疇，論證格助詞反映三個範疇（以 -ta/-la, -ɬa, -wu 來標記；除了 -wu 的用法有點類似漢語的「由」以外，不等同於漢語所反映的空間範疇）；羌語空間概念中沒有「東南西北」這樣的絕對參照框架，只有以地理位置（山、水、平臺）特徵為基礎的絕對參照框架；所謂「前」、「後」跟漢語不一樣，所用的詞分別反映內在參照框架和相對（指示）參照框架之分。

關鍵詞：認知語言學，語言人類學，語意，藏緬語，羌語

1.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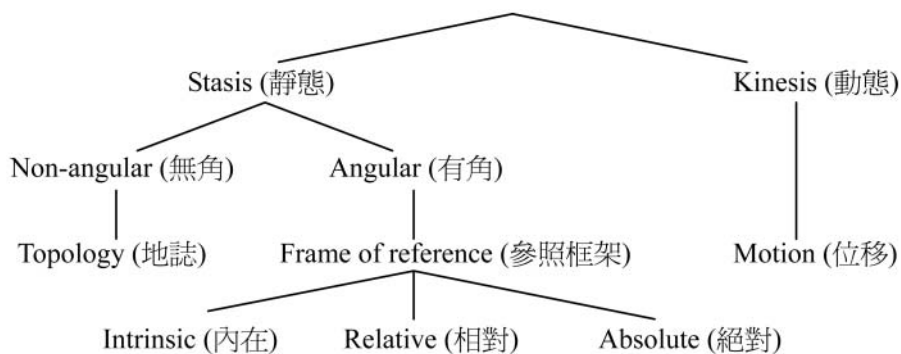
每種自然語言都有表達空間概念的認知範疇。萊文森 (Levinson 2003) 認為空間是人類思想的核心認知域 (central cognitive domain)；同時，空間概念是人們瞭解內部世界的視窗。空間概念一直是西方哲學、心理學、語言學、人類學和認知科學研究的熱門問題之一。萊文森 (Levinson 2003:6–9) 詳細介紹了從古希臘哲學家巴曼尼狄思 (Parmenides)、伊比鳩魯 (Epicurus)、季諾 (Zeno)、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到近代的牛頓 (Newton)、康德 (Kant)、赫爾姆霍茲 (Helmholtz) 等古典空間觀都認為空間是先天的概念。在二十世紀，動物行為學、認知和行為心理學、兒童發展、神經生理學和腦科學對空間認知進行了廣泛的研究。當代認知心理學者皮亞傑等 (Piaget & Inhelder 1956[1948])、人類學者 (Needham 1973)、認知語言學者 (Jackendoff 1983; Landau & Jackendoff 1993)、語言習得研究者 (Johnston & Slobin 1979) 和

* 本人 2005–2007 年在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作博士後研究期間，余文生博士對羌語的空間範疇很感興趣，想跟我合作撰寫幾篇有關羌語空間認知範疇的論文，也做了一些初步研究，並希望我回大陸後繼續這項研究。從那時起我就對空間認知範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2007 年三月申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專案「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空間認知範疇」，欲重點考察 13 種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空間認知範疇，並順利立項（專案編號：YZDN）。2007 年七月博士後研究工作結束，返回大陸，因余文生博士至美國 Michigan 大學研修一年，與他的合作研究中斷。但因本人申請的專案已通過，無法中止，只好單獨從事榮紅羌語空間認知範疇的研究，在此向余文生博士表示最誠摯的謝意。本文以及專案執行過程中得到業師羅仁地 (Randy J. LaPolla) 教授的鼎力支持和幫助，為了使研究能夠順利進行，他幫我聯繫到荷蘭奈門亨 (Nijmegen) 的馬普心理語言學研究所 (Max Plan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得到該所空間認知調查的一些工具和圖片，在此也向羅仁地教授和荷蘭奈門亨馬普心理語言學研究所深表謝意。幾位匿名審稿人對本文惠賜寶貴的修改意見，謹此一併致謝。

認知科學研究者 (Li & Gleitman 2002) 仍然認為空間概念是以自我為中心 (egocentric)，通過不同語言中的介詞，包括前置詞和後置詞原生概念 (primitive concepts) 表徵出來。而空間概念以自我為中心的觀念，受到當代語言學者 (Svorou 1994; Brown 1994; Brown & Levinson 1993; Levinson 1996, 2003; Levinson et al. 2002; Levinson & Meira 2003; Levinson & Wilkins 2006a, 2006b; Pederson et al. 1998) 的極大挑戰，他們通過跨語言，尤其是對非印歐語的空間認知範疇的研究後，發現不同語言的空間認知範疇雖然通過身體部位表達抽象空間，空間表達通常還廣泛來源於景觀、天體、氣象和動物體 (Svorou 1994; Heine 1997: Chapter 3)，然而，不同語言中空間認知範疇的表徵仍有相當大的差異性。若要瞭解人類空間概念的普遍性和差異性，需要深入描寫和分析不同語言的空間概念。本文從認知語意學、語意類型學，尤其是在 Levinson (2003) 對跨語言角度考察語言與認知所建立的基本分析方法的基礎上，系統地描寫和分析羌語的空間認知系統。在討論羌語的空間概念之前，我們先簡要介紹本文所採用的萊文森及其團隊 (Levinson 2003; Levinson & Wilkins 2006b) 的空間認知研究框架。

1.1 空間認知範疇的分類

萊文森和萊文森的團隊 (Levinson 2003; Levinson & Wilkins 2006b) 通過跨語言空間認知的研究，對人類語言的空間範疇進行了如下分類 (Levinson & Wilkins 2006b:3)：



〈圖 1〉空間範疇的分類

從〈圖 1〉可以看出，空間範疇由靜態和動態兩類空間組成。靜態空間可分為無角與有角，在空間範疇中觀察者注目的形體 (Figure)¹ 與背景 (Ground)² 分離的用法並不多見，一般只有物體表面的結構，稱為地誌空間，是沒有參照點的，所以稱之為無角。多數情況下，觀

¹ 匿名審稿人指出 Figure 這個詞來自格式塔心理學；心理學家常常翻成「圖形」，但這種翻譯不理想，因為在格式塔心理學裡 Figure 不是圖形的意思，是觀察者注目的形體。本文把 Figure 翻譯成觀察者注目的形體。

² 根據 Talmy (1983) 的術語，「所指／指稱 (referent)」稱為 Figure 「觀察者注目的形體」，所指所處的位置稱為 Ground 「背景」。本文 Figure 「觀察者注目的形體」簡稱為 F；Ground 「背景」簡稱為 G。

察者需要從某個背景的方位確定觀察者注目的形體 (Figure)，某種坐標系在起作用，這種觀察者注目的形體依賴於背景的空間關係稱之為有角的。一般而言，可根據背景的一個側面，或者根據觀察者自身的坐標，或者根據任何固定支架 (fixed bearings)（如絕對空間系統：東南西北；風向、山勢等等）指明觀察者注目的形體。有角的稱為參照框架。

地誌空間指物體表面的結構。一般指漢語和英語裡的「…裡」(in)、「…上」(at)、「…上」(on)、「…下」(under)、「…附近」(near)以及「…上方」(above)等等。地誌空間具有 coincidence（觀察者注目的形體 (Figure) 與背景 (Ground) 並存，無角）、contact（觀察者注目的形體與背景接觸）、containment（觀察者注目的形體包含在背景裡）、contiguity（觀察者注目的形體與背景毗鄰）和 proximity（觀察者注目的形體與背景鄰近）等特徵 (Levinson 2003:67)。

參照框架是指一個坐標系 (coordinate system) 用於辨別物體 (F) 所處的位置。在人類語言中使用不同的參照框架：內在參照框架 (intrinsic frame of reference)、絕對參照框架 (absolute frame of reference) 和相對參照框架 (relative frame of reference)：

(1) **內在參照框架**：內在參照框架涉及物體中心協調系統，其坐標由固有／內在特徵 (inherent features) 所決定。固有／內在特徵是指作為背景或被關係者的物體的內在方位，它提供了內在參照框架的基礎。通過確定作為背景或被關係者的物體的方位和角度，判斷 F 的空間位置。

(2) **相對參照框架**：相對參照框架的坐標點位於觀察者的視覺點上，以視覺點 (View) 為中心，以觀察者自身為參照物，常用「前、後、左、右」作為坐標軸，或者將背景中的某一方向定為「前」，然後順時針轉動，形成「右、後、左」，從而形成四個方位。視覺點、觀察者注目的形體和背景形成三維空間關係。在相對參照框架中，坐標系統所指的方向並不固定，隨視覺點變化。在向他人描述物體的空間位置時，使用相對參照框架的人會使用「前、後、左、右」術語，如「樹在我的右邊」，或者「樹在房子的右邊」。

(3) **絕對參照框架**：指空間定位以太陽和地球磁場為參照，也就是由地球引力所提供的固定方向作為背景的空間參照系統。描述物體的空間位置時，常用「東、西、南、北」等術語。絕對參照框架的使用根本不參照講話人的位置，僅要求人們一直保持一個固定方位，並充分利用環境因素，如山的坡度、風向、河流流向以及天體方位等。絕對參照框架的坐標系是固定不變的，無論環境中的事物或視角如何改變，背景所代表的方向都是固定的。

絕對參照框架與內在參照框架具有某些相同的特點，它們都是表達二元空間關係，但也有明顯的不同之處。絕對參照框架可以確定一種非對稱性的轉換關係，假如觀察者注目的形體 (F1) 是在背景 (G) 的北面，F2 又在 F1 的北面，我們就可以說 F2 在背景 (G) 的北面。反之，如果 F 在背景 (G) 的北面，那麼背景 (G) 就在 F 的南面。

動態空間主要指觀察者注目的形體 (F) 的空間位移，常用位移動詞、詞綴、連動結構等表示。除了地誌空間關係、參照框架和空間位移外，還包括語言中的空間指示系統 (deictic system)。空間指示系統也屬於無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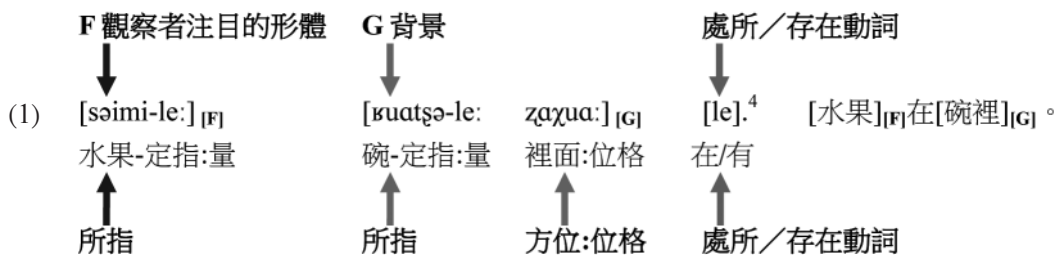
1.2 榮紅羌語的分布

「榮紅」（也名「迎紅」）是羌語 [joχ-ta] 的音譯名稱，因有 [joχotʂa:] 「榮紅溝」而得名，是屬於四川省茂縣雅都鄉（原赤不蘇區）木魚村的一個自然村寨，約 30 戶，160 人。該寨子東面為曲谷鄉河西村，西面為雅都鄉其他村寨，北面為赤不蘇中心村以及黑水縣各鄉、村，南面大山作為天然屏障。其周圍全是羌語分布區，是現今羌語分布最為完整的區域之一，由於離縣城約 80 公里，三面環山，是相對封閉的一個村落，過去無論是媒體還是學者到該地采風或田野調查的較少。

榮紅羌語與雅都鄉其他村寨羌語、³ 曲谷鄉羌語劃歸為北部方言雅都土語（孫宏開 1981a；劉光坤 1998），與黑水縣大部分羌語（除小黑水知木林鄉等地羌語差別較大外）都可以相互通話。過去因較封閉，幼童一般只會說羌語，成年人兼通漢語西南官話。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隨著衛星電視的普及和移動通訊的傳入，無論是孩童還是成年人，無論是識字的還是不識字的都是雙語人。

2. 地誌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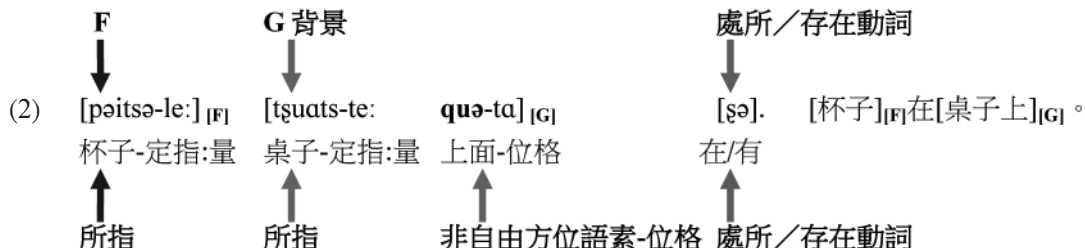
所謂的「地誌」(Topology) 一詞來源於希臘文，它的原意是「形狀的研究」。地誌空間表示物體之間表面支撐 (surface support)、附著 (attachment)、包含 (containment)、近處 (proximity) 等空間關係，這種空間關係不隨觀察者的視角變化而變化。地誌空間關係是回答「某個事物（觀察者注目的形體 F）在哪兒（背景 G）」的問題，即「一個所指（或者指稱 F）在什麼地方（背景 G）」這樣的問題。地誌空間關係一般包括方位詞、處所詞、地名、機構名以及有前置詞語言的前置詞（介詞）和有後置詞語言的後置詞（位格）。在榮紅羌語中無論是方位詞、處所詞還是地名或者機構名基本上都帶位格標記。除了地名以及一些常用的機構名常常作「背景」外，羌語中普通名詞後加方位詞也可以構成背景，例如：



³ 原維城鄉現併入雅都鄉。

⁴ 本文語料提供人王林，男，羌族，1965 年生，初中文化，兼通漢語。記錄於 2009 年五月。

例句 (1) 中特指的所指 [səimi-le:] 「水果」作為觀察者注目的形體，它處在 [ʁuatʂə-le: zɑχua:] 「碗裡」作為背景的背景，這種結構常用處所／存在動詞。有時普通名詞後也可以接非自由方位語素 (relator)，作為 F 所處的背景，如例句 (2)：



例句 (1) 和 (2) 的差別不僅在位格上，例句 (1) 背景 [ʁuatʂə-le: zɑχua:] 「碗裡」的 [zɑχua:] 「裡」由方位詞 [zɑχua] 「裡面」和位格 [-la] 縮減而成，例句 (2) 中背景 [tʂuats-te: quə-ta] 「桌子上」的 [quə-ta] 「上」由不能單獨使用的方位成分⁵ [quə] 和表示「在…上」的位格 [-ta] 組成。除此之外，由於羌語有比較豐富的處所／存在動詞，羌語還使用不同的存在動詞表示地誌空間，例句 (1) 用處所／存在動詞 [le] 「表示 F 在空間裡存在」，例句 (2) 用處所／存在動詞 ʂə 「表示 F 在平面支撐物上面存在」，僅此而言，羌語與漢語和英語在地誌空間的表達上有所差異。由於榮紅羌語中方位詞、處所詞還是地名或者機構名基本上都帶位格標記，我們先介紹榮紅羌語的位格標記。

2.1 位格標記

本文所指的「位格」包括表示事物所處空間位置的後置詞，類似於英語的介詞 on 「在…上」、in 「在…裡」、under 「在…之下」、from 「從…」、to 「到…」、over 「在…上方」等概念。羌語的位格標記見〈表 1〉：

〈表 1〉羌語中的位格標記

羌語位格標記	空間概念	漢義	格標記名稱
-ta/-la ⁶	處所	在…上	Superlative (上位格)
-ta/-la	處所	在…下	Subessive (下位格)
-ta/-la	處所	在…	Adessive (近處格)
-ta/-la	處所	經過…	Translative (轉變格)

⁵ DeLancey (1997) 稱之為 relator noun。

⁶ 位格標記 [-ta/-la] 互補分布，如果位格前面的名詞是單音節或者非流音韻尾或者元音清化時，用 [-ta]。如果位格前面的名詞是多音節或者是流音韻尾時，用 [-la]。

羌語位格標記	空間概念	漢義	格標記名稱
-ta/-la	目標／終點	到…	Allative (向格)
-ɣa	處所	在…裡	Inessive (內格)
-wu	源點／起始點	從…	Ablative (由格)

從〈表 1〉可以看出，羌語的位格標記主要有三個：[-ta/-la]「在…上、在…下、到…」，[-ɣa]「在…裡」和 [-wu]「從…」。其中，[-ta/-la]「在…上、在…下、到…」和 [-ɣa]「在…裡」表示地誌空間關係，而 [-wu]「從…」表示空間位移，如例句 (3)–(5)。位格標記 [-ta] 還可標記路徑的終點，而由格標記 [-wu] 還可標記路徑的起點，如例句 (6)：

- (3) ɣuq-ta pe sə.
山-位格 雪 在/有
山上有雪。
- (4) mutu-la zdam o-qûtu sə-ta.
天-位格 雲 一-量 在/有-強調
天上有朵雲。
- (5) kuetsue-ɣa tsʰə me-le.
酸菜-位格 鹽 否定-在/有
酸菜裡沒有鹽。
- (6) tsa-wu spəχs-ta i-pək guaha ŋua?
這兒-由格 赤不蘇-位格 向裡-到達 遠 疑問
從這兒到赤不蘇遠嗎？

例句 (3)–(6) 是位格標記最典型的用法，例句 (3) 中位格前面的名詞 [ɣuq]「山」是單音節，且有小舌音韻尾 [-q]，所以用位格標記 [-ta]，例句 (4) 位格前面的名詞 [mutu]「天」是雙音節詞，用位格標記 [-la]。例句 (5) 表示 F 在空間裡，用位格標記 [-ɣa]。例句 (6) [tsa]「這兒」表示空間的源點，用由格標記 [-wu]，而 [spəχs]「赤不蘇」表示空間的終點，用位格標記 [-ta]。

羌語中表示 F 在背景的上（接觸）時，一般用位格標記 [-ta]「…上」，如例句 (7)，如果 F 在背景的上（無接觸），一般用方位詞 [məq]「上面」加位格標記 [-ta]「…上」，如例句 (8)–(9)：

- (7) ɣaitʰan-le:-ta dzoqu jimigûə we-wu.
海灘-定指:量-位格 腳 印 在/有-親見
海灘上有腳印。

- (8) fəŋtʂən [səf-te:] [məq-ta] la-ta.
風箏 樹-定指:量 上面-位格 飛-強調
風箏在樹上飛。
- (9) tən-le: tʰu [tʂuats-te:] [məq-ta] tə-ʁue-ji ɣuə-ta.
燈-定指:量 那兒 桌子-定指:量 上面-位格 向上-吊-狀態變化 是-強調
電燈在桌子上方吊著。

例句 (7) 中 [dzoqu jimigũə] 「腳印」印在背景 [χaitʰan] 「海灘」上，[dzoqu jimigũə] 「腳印」和背景 [χaitʰan] 「海灘」有接觸。例句 (8) 的 [fəŋtʂən] 「風箏」在背景 [səf-te:] 「樹」的上方，[fəŋtʂən] 「風箏」與背景 [səf-te:] 「樹」沒有接觸，例句 (9) 的 [tən-le:] 「電燈」在背景 [tʂuats-te:] 「桌子」的上方，[tən-le:] 「電燈」與背景 [tʂuats-te:] 「桌子」也沒有接觸。從這三個例句可以看出，在羌語中，只要 F 與背景接觸，一般只在背景後用位格標記 [-ta]，如果 F 與背景沒有接觸，一般用方位詞 [məq] 再加位格標記 [-ta]。

如果 F 附著在背景上時，一般用表示向裡的位格 [-ɤa]，例如 (10)–(11)，或者 F 懸吊在背景上時，也用位格標記 [-ɤa]，如例句 (12)–(13)。當 F 串在背景上時，也用位格標記 [-ɤa]，如例句 (14)：

- (10) tʰe: quaha-la-⁷-ɤa sa jimigũə we-wu-ja.
3單 臉-定指:量-位格 血 印 在/有-親見-強調
他臉上有血跡。
- (11) ɕinfəŋ-la-ɤa jəupʰiau a-tʂan we-ta.
信封-定指:量-位格 郵票 一-量 在/有-強調
信封上有一張郵票。
- (12) mufu-le: tʰu tʰianxuapan-la-ɤa tə-ʁue-ji ɣuə-e.
燈-定指:量 那兒 天花板-定指:量-位格 向上-吊/掛-狀態變化 是-強調
電燈在天花板那兒吊著。
- (13) fa-le: tʰa ʂuntsə-la-ɤa ɦa-ʁue-ŋi we.
衣服-定指:量 那裡 繩子-定指:量-位格 向下-吊/掛-狀 在/有
衣服在繩子那兒掛著。
- (14) tʰe:-tɕ jisaq-ta-lə-ɤa tɕetʂə a-lə we.
3單-屬格 手指-定指-量-位格 戒指 一-量 在/有
他手指上有一個戒指。

⁷ 榮紅羌語中定指標記 (definite marking) [-te/-le] 與位格標記 [-ta/-la] 一樣，互補分布，出現條件也與 [-ta/-la] 出現的條件相同。定指標記 [-te/-le] 與其後的量詞發生元音和諧，當 [-te/-le] 與量詞 ze 「個」結合時，一般縮減為 [-te:/-le:]，如例句 (1)、(2)、(7)、(8)、(9) 等。當 [-te:/-le:] 後有位格標記 [-ɤa] 時，[-te:/-le:] 的元音也與 [-ɤa] 和諧，變為 [-ta:/-la:]，如例句 (10)、(11)、(12)、(13)、(16) 等。如果定指標記 [-te/-le] 後面是其他量詞，其元音也與量詞和諧，但不能縮減為一個音節，如例句 (14)、(19) 等。

例句 (10) 的 [sa jimigũə] 「血跡」和 (11) 中的 [jəup^hiau a-tʂan] 「一張郵票」分別附著在背景 [t^he: quaha-la:] 「他的臉」和 [ɕinfəŋ-la:] 「信封」上，例句 (12) 中的 [mufu-le:] 「電燈」懸吊在背景 [t^hianχuapan-la:] 「天花板」上，例句 (13) 中的 [fa-le:] 「衣服」懸掛或者吊在背景 [ʂuntsə-la:] 「繩子」上，例句 (14) 中的 [tɕetʂə a-lə] 「一個戒指」穿在背景 [t^he:-tɕ jisaq-ta-lə] 「他的手指」上。這五個例句的背景都帶表示「向裡」的位格標記 [-ɤa]。例句 (12) 和例句 (13) 中動詞 [ɤue] 「吊／掛」分別用不同的方向前綴，例句 (12) 中用表示向上的方向前綴 tə-，表明在羌族的認知中 [mufu-le:] 「電燈」通過天花板向上吊著的，而例句 (13) 中用表示向下的方向前綴 fia-，表明在羌族的認知中 [fa-le:] 「衣服」在繩子上向下吊／掛著的。

從例句 (10)–(14) 看，位格標記 -ɤa 所反映的認知範疇不完全等同於漢語「向裡」或英語的 inside 所反映的認知範疇。

如果 F 在背景（容器）裡面時，既可以用方位詞 [zaxua] 「裡面」加位格標記 [-la]，如例句 (15)，也可以用位格標記 [-ɤa] 「…裡」，如例句 (16)：

- (15) p^hinko-le: ɤuatʂə-le: **zaxua-la** le.
 蘋果-定指:量 碗-定指:量 裡面-位格 在/有
 蘋果在碗裡。
- (16) p^hinko-le: ɤuatʂə-la:-**ɤa** le.
 蘋果-定指:量 碗-定指:量-位格 在/有
 蘋果在碗裡。

2.2 方位詞

羌語中一般表示 F 所處的位置，即詢問「F 在哪兒」時，常常由方位詞作為背景。榮紅羌語中表方位的疑問詞 [tɕa-la] 「哪兒」由疑問語素 [tɕa] 與位格標記 [-la] 結合而成。榮紅羌語常用的方位詞一般只能帶位格 [-ta/-la]，不能帶位格標記 [-ɤa]，如〈表 2〉：

〈表 2〉榮紅羌語常用的方位詞

羌語	空間方位概念	意義
məq(-ta)	上面	F 在 G（立體、平面）的上面
qəl(-la)	下面	F 在 G（立體、平面）的下面
qəsta:-la	頂部	F 在 G（立體、平面）的頂部
sqəl-la	下	F 在 G（立體空間、覆蓋物）的下面
kuə-ta	地上	F 在 G（地面）上
ni-la/ni-ze	水源／斜上方	F 在 G 的水源／斜上方
k ^h i-la/k ^h i-ze	流水／斜下方	F 在 G 的流水／斜下方

羌語	空間方位概念	意義
tciqua(-la)	裡面	F 在 G (三維空間) 的裡面
k ^h uaqa(-la)	外面	F 在 G (三維空間) 的外面
zaxua(-la)	裡面	F 在 G (三維空間) 的裡面
xua-la	外面	F 在 G (三維空間) 的外面
ze:kũ-ta	中心	F 在 G 的中心
dzukũ-ta	附近	F 在 G 的近處
ha-fũ-tu-tsu(-la)	周圍／四周	F 在 G 的四周／環繞
piena: / piena-la	旁邊	F 在 G 的旁邊
miantsa: / miantsa-la	面子	F 在 G 的表面
titsa: / titsa-la	底兒	F 在 G 的底部

從上表可以看出，方位詞 [piena:]「旁邊」、[miantsa:]「表面」和 [titsa:]「底兒」借自漢語西南官話，這三個方位詞借入羌語後，按照羌語方位詞的規則，在它們後面要加位格標記 [-la]。方位詞 [piena:]「旁邊」由 [pien]「邊兒」加位格 [-la] 構成、[miantsa:]「表面」由 [miantse]「面子」加位格 [-la] 構成，而 [titsa:]「底兒」由 [titse]「底子」加位格 [-la] 構成。其他方位詞都帶有位格標記 [-la] 或者 [-ta]。以上 17 個方位概念都可以單獨使用，可以做話題。除了上面這些方位詞外，羌語還有一個非自由方位語素 [quə-ta]「…上」和方位詞縮減形式 [qua:]「…裡」，這兩個不能單獨使用，一般出現在名詞之後，例如 (17)–(19)：

- (17) pəitsə-le: tʂuats-le:-quə-ta sə-wa.
 杯子-定指:量 桌子-定指:量-上-位格 在/有-強調
 杯子在桌子上。
- (18) wəts^{hi}-le: səf-te:-quə-ta da-lə-ŋi da-qə-ta.
 鳥-定指:量 樹-定指:量-上-位格 離心-飛-狀 離心-去-強調
 鳥兒飛著過了樹。
- (19) ʔo! zdu-le-tci tɕym-lou tsə-qua: ə-ɣue-ku wo!
 噢 鹿-定指-量 孩子-定指:量 水-裡:位格 向裡-扔-推斷 哦
 噢！ 那隻鹿把那個孩子扔進河裡了哦！

例句 (17) 的 [pəitsə-le:]「杯子」接觸於背景 [tʂuats-le:]「桌子」之上，方位語素 [quə] 加位格標記 [-ta] 出現在背景 [tʂuats-le:]「桌子」之後，句尾用表示「無生命物體存在於一個平面上」的處所／存在動詞 [sə]「在／有」。例句 (18) 中 [wəts^{hi}-le:]「鳥」在背景 [səf-te:]「樹」的上方（沒接觸到樹），方位語素 [quə] 加位格標記 [-ta] 出現在背景 [səf-te:]「樹」

之後。從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方位語素 [quə-ta] 「…上」既可以用於接觸於背景的上面，也可以用於與背景沒有接觸的上方。例句 (19) 背景 [tsə-quə:] 「水裡」，[quə:] 從方位詞 [tciqua] 「裡面」加位格標記 [-la] 語音簡化為 [tciqua:]，即 [tciqua-la < tciqua: < quə:]，方位語素 [quə:] 「…裡」也不能單獨使用。

羌語中的機構名，如學校、辦公室、四川省政府等都借自西南官話，但在機構名之後都可以帶表示空間「…裡」的位格標記 [-ka]，如例句 (20)–(21)：

- (20) t^hemle tcy^hmi-le: cəcəu-**ka** ləyz tso-su-wu.
 3複 孩子-定指:量 學校-位格 書 還-學-親見
 他（們）的孩子還在學校讀書。
- (21) t^he: sit^huansən tʂənfu-**ka** sanpan pu.
 3單 四川省 政府-位格 上班 做
 他在四川省政府上班。

有些處所或者機構名稱可以把不及物或者及物動詞句中的謂語動詞名物化，由處所名物化標記 -s，再加位格標記 [-ta] 構成，如例句 (22)–(23)：

- (22) a. peitci zmətʂi zi.
 北京 皇帝 在/有
 北京有大首長。
- b. zmətʂ zi-s-**ta** mi wu-wa.
 皇帝 在-名物化-位格 人 多-很
 大首長在的地方（北京）人很多。
- (23) a. t^he: mi zdzi tʂ^hopu.
 3單 人 病 醫治
 她給病人治病。
- b. t^he: zdzi tʂ^hopu-s-**ta** dzə bəl.
 3單 病 醫治-名物化-位格 事情 做
 她在治病的地方（醫院）做事。

例句 (22a) 是不及物動詞句，而例句 (23a) 是及物動詞句。例句 (22b) 中不及物處所／存在動詞 [zi] 「在／有」後加表處所的名物化標記 [-s]，再加位格標記 [-ta]，構成「F 在的地方」，這個名物化結構就可以作為背景。例句 (23b) 中及物動詞 [tʂ^hopu] 「醫治」後加表處所的名物化標記 [-s]，再加位格標記 [-ta]，構成「F 在治病的地方」，這個名物化結構也可以作為背景。例句 (22b) 和 (23b) 作為背景的名物化結構內分別還含有一個觀察者注目的形體 zmətʂ 「大首長」和 zdzi 「病（名詞）」。

榮紅羌語還有一個以動詞 [ɣlə] 「翻」與方向前綴⁸和位格一起構成八個方位詞。這八個方位詞通常以山梁、臺地或者房間為參照點 (reference point)，如〈圖片 1〉：



〈圖片 1〉羌語以動詞 [ɣlə] 與方向前綴構成的方位詞

- | | | | | |
|------|---------|-----------|---------|-----------|
| (24) | tə-ɣla: | 山梁或臺地的上方 | ha-ɣla: | 山梁或臺地的下方 |
| | nə-ɣla: | 山梁或臺地的斜上方 | sə-ɣla: | 山梁或臺地的斜下方 |
| | zə-ɣla: | 山梁或臺地的這邊 | da-ɣla: | 山梁或臺地的那邊 |
| | ə-ɣla: | 裡屋或者屋裡 | ha-ɣla: | 外屋或者屋外 |

這八個方位詞由動詞 [ɣlə] 「翻」前加方向前綴 [tə-]、[ha-]、[nə-]、[sə-]、[zə-]、[da-]、[ə-]、[ha-]，⁹動詞 [ɣlə] 「翻」與位格 [-la] 合為一個音節，且元音變長 [ɣla:]。儘管這八個方位詞由方向前綴和位移動詞 [ɣlə] 「翻」構成，但沒有位移的意義，已詞彙化為方位概念。前六個方位詞以山梁或者臺地作為參照點。而 [ə-ɣla:] 「裡屋或者屋裡」和 [ha-ɣla:] 「外屋或者屋外」以房間或房子作為參照點。

羌語還有一個語素 [ɣdu]（不能單獨使用）與八個方向前綴和位格 [-la] 結合，構成八個極性方位概念，如 (25a)。同時，羌語中還有一個語素 [xʂə]（也不能單獨使用），其前面加八個方向前綴，其後面加名物化後綴 [-s]，再加位格標記 [-ta]，也構成八個極性方位概念，如 (25b)：

⁸ 「方向前綴」概念是孫宏開先生 (1981b, 1983) 在調查中國境內六江流域語言時首次發現並提出的。

⁹ 當方向前綴粘附在動詞詞根之前時，要與動詞詞根發生元音和諧 (vowel harmony)，方向前綴元音 [i~u~ə] 與詞根元音舌根前伸和諧 (advanced tongue root, 簡稱 +ATR harmony)，而方向前綴元音 [e~a~o~ɑ] 與詞根元音舌根非前伸和諧 (-ATR harmony) (參見黃成龍 1997; Evans & Huang 2007)。

- | | | | | |
|---------|-------------|------|-------------|------|
| (25) a. | tu-ydu-la | 最上面 | ho-ydu-la | 最下面 |
| | nu-ydu-la | 最斜上方 | su-ydu-la | 最斜下方 |
| | u-ydu-la | 最裡面 | ho-ydu-la | 最外面 |
| | zu-ydu-la | 最近處 | do-ydu-la | 最遠處 |
| b. | tə-xʂə-s-ta | 最上面 | ha-xʂə-s-ta | 最下面 |
| | nə-xʂə-s-ta | 最斜上方 | sə-xʂə-s-ta | 最斜下方 |
| | ə-xʂə-s-ta | 最裡面 | ha-xʂə-s-ta | 最外面 |
| | zə-xʂə-s-ta | 最近處 | da-xʂə-s-ta | 最遠處 |

例句 (25a) 中 [ydu] 後不能帶名物化標記，而 (25b) [xʂə] 後必須要帶名物化標記 [-s]，由此可以看出，[xʂə] 應該是個動詞語素，跟量詞 [xʂe] 「邊」沒有關係。

2.3 地名與村寨名

榮紅羌族對自己生活的周邊環境非常熟悉，這些周邊環境是當地人日常生活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因此，在寨子周邊的每一座山、每一條溝，甚至每一塊地都有羌語名稱。羌語地名 (toponym) 一般都帶位格標記 [-ta~-la]，如見〈圖片 2〉：



〈圖片 2〉榮紅寨南面、西面部分地名

〈圖片 2〉列舉了榮紅羌寨常用的一些地名，除了 [xʂe ɕpi ɕu] 不帶位格標記外，其他所有地名都帶位格標記 [-ta~-la]。地名 [zəla:] 由 [zəl] 加位格標記 [-la] 結合而成。

村寨名稱一般離自己住的地方越近的村寨名分得越詳細，可以把村子分成幾個不同的堡子；離自己越遠的村寨，就分得越粗略，只分鄉、鎮、縣以及成都等名稱。榮紅寨由四個不同的堡子組成，如 [waxs-ta]、[ɕuaɕua-la]、[ɤlo-ta]、[kʰetsəkũ̂-ta]。榮紅寨鄰村 [buja-la] 「木魚寨」由 [loɕu-la] 和 [tʂoɕu-la] 兩個堡子組成，往西 [quax-la] 「瓜裡寨」由 [quax-la] 和 [bezəq-ta] 兩個堡子組成，[ɤoɕu-la] 「窩窩村」由 [ɤoɕu-la] 「窩窩」和 [qʰoɕu-la] 「卡窩」兩個堡子組成。

固有的鄉、鎮地名除了 [que'pu] 「黑水縣維古鄉」、[loŋpaq-pə] 「黑水縣龍壩鄉」不帶位格標記外，其他鄉、鎮地名都帶位格標記 [-ta~-la]，例如，[spəɣs-ta] 「茂縣赤不蘇鎮」、[segũ̂-ta] 「黑水縣色爾古鄉」、[detʂa-la] 「黑水縣瓦鉢鄉」、[zet-ta] 「松潘縣」、[ɕuatɕi-la] 「茂縣窪底鄉」、[ɣseitci-la] 「茂縣三龍鄉」、[squnɿ-la] 「茂縣鳳儀鎮」、[qʰusu-la] 「汶川縣威州鎮」、[ʂatʂʰə-la] 「理縣薛城鎮」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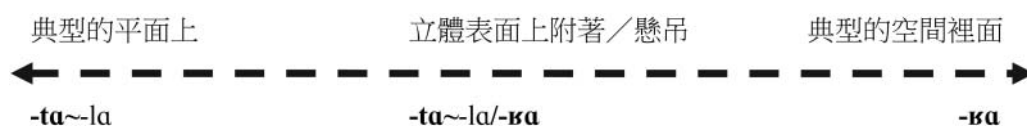
如果地名不是固有詞，一般只能帶位移的位格標記 -wu 外，不帶位格標記 [-ta/-la/-ɕa]，如 [petɕʰi] 「茂縣白溪鄉」、[kəukʰəu] 「茂縣溝口鄉」、[feiɣon] 「茂縣飛虹鄉」、[weimen] 「茂縣渭門鄉」以及 [tʂontɕʰin] 「重慶」、[petɕin] 「北京」、[meikue] 「美國」等都是漢語西南官話借詞，都沒有帶位格標記。如果地名後加別的詞綴，位格標記一般不出現，如地名後加黏著語素 [-pə]，表示「某個地方的人」時 (Huang 2009)，沒有出現位格標記，也沒有領屬標記，例如 (26)：

(26)	[spəɣs][-pə]	赤不蘇人	[quaz][-pə]	大瓜子人
	[ɕiquaz][-pə]	小瓜子人	[jotə][-pə]	雅都寨人
	[ɣseitɕə][-pə]	大寨子人	[ɕtɕulu][-pə]	黑水縣石碕樓鄉人

羌語中不僅地名、方位詞、處所詞帶位格標記 [-ta~-la]，普通名詞和時間詞也可以帶位格標記。時間詞一般帶位格標記 [-ɕa]，這些時間詞只有在作狀語時，才帶位格標記 [-ɕa]，如 (27)：

(27)	tɕiu-la	家裡	zoɕu-ta	打穀場
	qʰua-la	河壩	tʂʰaq-ta	街上
	zəq-ta	高山草甸	ɤuq-ta	高山
	a-s-ɕa	一天	e-je-ɕa	一夜
	a-ɕ-ɕa	一個月	a-p-ɕa	一年

羌語的空間位格標記從典型平面到典型的空間裡面之間不是孤立存在的，在他們中間有些用法把它們連結起來，如〈圖 2〉：



〈圖 2〉羌語位格標記平面-空間裡連續統

〈圖 2〉所示，羌語的位格標記是二分法 (dual system)，即分為空間裡與非空間裡（包括平面上、立體上下）等等。最左邊表示背景是平面時，一定用位格標記 [-ta~la]，最右邊表示背景是立體空間內時，一般用位格標記 [-ka]，二者之間非典型平面和非典型空間內時，有時用 [-ta~la]，有時用 [-ka]，因此，這兩個表示地誌空間的位格標記不是相互孤立、毫不相干的，而是由中間的非典型平面、立體等（附著、懸吊、部分包含）把二者連接起來，這樣就構成了一個地誌空間內與地誌非空間內之間的連續統。

2.4 處所／存在動詞

羌語各方言土語中都有多個處所／存在動詞，這些處所／存在動詞根據 F 和 G 之間的關係和所指的有生命和無生命之別進行分類。榮紅羌語最常用的處所／存在動詞有四個（黃成龍 2000；LaPolla with Huang 2003:133–136；LaPolla & Huang 2007），如〈表 3〉：

〈表 3〉榮紅羌語處所／存在動詞

存在動詞	意義
zi	表示有生命物之存在
ʂə	表示[無生命物] _[F] 在一個[平面參照物上] _[G]
we	表示[無生命物] _[F] 附著在一個[立體參照物表面] _[G]
le	表示[無生命物] _[F] 在一個[立體參照物裡面] _[G]

- (28) puŋu-le: tɕiɕua-le: ʒaɣua: ʒi.
 貓-定指:量 房子-定指:量 裡面:位格 在/有
 貓在屋裡。
- (29) kuə-ta pi a-la ʂə.
 地-位格 筆 一-量 在/有
 地上有支筆。
- (30) qʰats-te:-ta ʂpeʂpe we.
 牆-定指:量-位格 灰塵 在/有
 牆上有灰塵。

- (31) p^hinko-le: ʁuatʂə-le: zɑχua-la le.
 蘋果-定指:量 碗-定指:量 裡面-位格 在/有
 蘋果在碗裡。

例句 (28) 中 [puŋu-le:] 「那隻貓」在背景 [tciɁua-le: zɑχua:] 「房子裡」，因 [puŋu-le:] 「那隻貓」是有生命的所指，故用表示有生命的處所／存在動詞 [zi] 「在／有」。例句 (29) 中 [pi a-la] 「一支筆」在背景 [kuə-ta] 「地上」，用表示平面支撐的處所／存在動詞 [xu] 「在／有」，也可以用 [sə] 「在／有」。例句 (30) 中 [ʂpeʂpe] 「灰塵」附著在背景 [q^hats-te:-ta] 「牆上」，所以用表示附著在背景上的處所／存在動詞 [we] 「在／有」。例句 (31) 中 [p^hinko-le:] 「那個蘋果」在背景 [ʁuatʂə-le: zɑχua-la] 「碗裡面」，因此，用表示空間裡面的處所／存在動詞 [le] 「在／有」。

羌語中有生命與無生命之別還適用於形式上是有生命的，但不是有生命（死）的所指。當 F 是活的，就用有生命的處所／存在動詞 [zi] 「在／有」，如果 F 是死的，且附著在立體表面上，就用立體附著處所／存在動詞 [we] 「在／有」，如果 F 死在平面上，就用平面支撐的處所／存在動詞 [sə] 「在／有」，例如 (32)：

- (32) a. tʂ^həʂ ou q^hats-te:-ta zi.
 蜘蛛 一:量 牆-定指:量-位格 在／有
 有一隻（活）蜘蛛在牆上。
- b. tʂ^həʂ ke: q^hats-te:-ta we.
 蜘蛛 不定指:量 牆-定指:量-位格 在／有
 有一隻（死）蜘蛛在牆上。
- c. ku~kuə-ta tʂ^həʂ (die-ʂe-ji) ou sə.
 地-位格 蜘蛛 離心-死-狀態變化 一:量 在／有
 地上有一隻死蜘蛛。

例句 (32a) 中 [tʂ^həʂ ou] 「一隻蜘蛛」在背景 [q^hats-te:-ta] 「牆上」，因 [tʂ^həʂ ou] 「一隻蜘蛛」是有生命的所指，故用表示有生命的處所／存在動詞 [zi] 「在／有」。例句 (32b) 中 [tʂ^həʂ ke:] 「一隻蜘蛛」也在背景 [q^hats-te:-ta] 「牆上」，但是，[tʂ^həʂ ke:] 「一隻蜘蛛」是死的，並附著在牆上，因此，用附著在背景上的處所／存在動詞 [we] 「在／有」。例句 (32c) 中 [tʂ^həʂ ou] 「一隻蜘蛛」也是死的，但在平面背景 [ku~kuə-ta] 「地上」，因此，用表示平面上的處所／存在動詞 [sə] 「在／有」。

3. 參照框架

在不同語言中參照框架的表徵不一樣，有的語言只有絕對參照框架（如澳大利亞的 Guugu Yimithirr 語）、有的語言只有內在參照框架（如 Mopan 瑪雅語）、有的語言只有絕對

和內在參照框架（如 Tzeltal 瑪雅語）、有的語言只有內在和相對參照框架（如荷蘭語、日語等語言）、有的語言這三種框架都有（如漢語、英語、Yucatec 瑪雅語、Kgalagadi（屬於班圖語）等）。這三種參照框架中內在參照框架是基本，絕對參照框架和內在參照框架可以單獨出現，相對參照框架不能單獨出現，需要內在參照框架為基礎 (Levinson 2003:93)。

羌語中常以日出／日落與河流流向、平臺、樓層、火塘、房子作為參照框架。羌語根據參照框架的不同，有多個不同於漢語和英語的「上面」、「下面」空間概念。羌語的參照框架，見〈表 4〉(LaPolla with Huang 2003:58)：

〈表 4〉羌語的參照框架

參照框架	上面／上方	下面／下方
山	məq-(ta)	qəl-(la)
平臺、臺地	zuχu-(la)	guaq-(ta)
河谷	ni:~ni-(la)	kʰi:~kʰi-(la)
樓層	tcy-ta	tʂʰə-lə
火塘	wətci-(la)	wəi-(la)
房子	tcuχu-(la)	tcike-(la)

3.1 絕對參照框架

絕對參照框架是以「環境為中心」(environment-centered) 的參照框架，是一個二元系統 (binary system)。觀察者注目的形體（物體）的位置根據任何固定支架 (fixed bearings)（如河流、風向、山勢等等）來體現，也就是說，絕對參照框架是根據自然環境定位的絕對空間系統。從跨語言角度看，不同語言的絕對參照框架有所不同，有的語言以山谷、河流走向作為絕對參照框架，有的語言以風向作為絕對參照框架。羌語常以山勢高低、河流流向、平臺／臺地作為絕對參照框架。羌語的絕對參照框架，見〈表 5〉(LaPolla with Huang 2003:58)：

〈表 5〉羌語的絕對參照框架

絕對參照框架	上面／上方	下面／下方
山	məq-(ta)	qəl-(la)
河谷	ni:~ni-(la)	kʰi:~kʰi-(la)
平臺、臺地	zuχu-(la)	guaq-(ta)

從〈表 5〉可以看出，任何山（垂直）的上坡稱為 [məq-(ta)]「上面」、下坡稱為 [qəl-(la)]「下面」，任何河谷或者山谷，斜坡坡度高或者水源方，稱為 [ni:~ni-(la)]「斜上方／水

源方」、斜坡坡度低或者流水方，稱為 [k^{hi}-k^{hi}-(la)]「斜下方／流水方」，任何平臺或者臺地有角一面稱為 [zuɣu-(la)]「上面」、無角一面稱為 [guaq-(ta)]「下面」。這三對是以環境作為參照框架，是絕對的，不受說話人或者聽話人視角的制約，因而是絕對參照框架。

3.1.1 日出／日落與山谷／河流與斜坡

榮紅寨坐西朝東，即在陽山，三面環山，河谷、山谷眾多。羌語沒有對應於英語和漢語的「東、西、南、北」絕對坐標參照系，而是以日出／日落和河流流向來定位，如〈圖片 3〉：



〈圖片 3〉日出／日落與山谷／河流作為絕對參照框架

從〈圖片 3〉可以看出，在榮紅羌語中河谷兩邊分別以 [tɕʰupu-la] 與 [dzupu-la] 定位，這兩個詞並沒有日出或者日落的意思，碰巧對應於漢語的絕對空間方位「東、西」方位。而河谷／山谷以「河流流向／斜坡」[ni-la]「水源方／斜上方」、[k^{hi}-la]「流水方／斜下方」定位，¹⁰ 碰巧對應於漢語的絕對空間方位「南、北」方位。圖片中的羌語詞所表達的意思不同於漢語的「東南西北」，如 [tɕʰupu-la] 這個詞，因為榮紅寨特有的地理位置，因而 [tɕʰupu-la] 恰巧與漢語「東」的方向相同。如果換一個地理位置不一樣的寨子，[tɕʰupu-la] 就不是「東」。榮紅羌語中已經借入西南官話的絕對空間系統 [tunfaŋ]「東方」、[lanfaŋ]「南方」、[cifan]「西方」、[pefaŋ]「北方」。

¹⁰ 我們尚不清楚其他村寨是否以日出／日落和山勢、河流流向定位，有待今後進一步調查。

榮紅寨是高山村寨，山地、田地多斜坡，即使再平的山地或者田地都有一定的斜度。羌語中 [ni-le-xše] 「水源／斜上方」是指任何有斜度的空間的上方，而 [k^{hi}-le-xse] 「流水／斜下方」是指任何有斜度的空間的下方，包括河谷、田地和房間等。這對空間參照不以觀察者（說話人）的視角的變化而變化，因此，也是絕對參照框架。

3.1.2 平面上／下（房頂曬臺、田地、路）

羌語還有一對絕對參照框架以水平面，如房頂曬臺、田地、路的兩側作為絕對參照框架，如〈圖片 4〉：



〈圖片 4〉臺地、路兩側作為絕對參照框架

〈圖片 4〉這對空間概念一般指房頂曬臺、田地和路的邊角方位稱為 [guaq] 「邊角方位」，作為「下方」；而房頂曬臺、田地和路的牆角方位稱為 [zuxu] 「牆角」，作為「上方」。因榮紅羌寨地勢關係，邊角方地勢高或者懸崖峭壁，比較危險，牆角方緊貼牆或者地角，較安全。凡是有「角」和「邊角」的平面，有「角」的那一方位 [məq-te-xše] 「上面」，稱為 [zuxu] 「牆角」，是安全之地。帶有「邊」的那一方位 [qəl-le-xše] 「下面」，稱為 [guaq]，是危險之地。[zuxu] 和 [guaq] 這對空間參照不以觀察者（說話人）的視角的變化而變化，因此也是絕對參照框架。

3.2 內在參照框架

內在參照框架包含物體為中心 (object-centered) 的坐標系，這個坐標系是由被用作背景物體的面 (facet) 或邊 (sideness) 的內在特徵 (inherent features) 決定的 (Levinson 2003:41)。也就是說內在參照框架是二元空間關係 (binary spatial relation)，F（物體）的位置根據另一物體

的一部分（其前、其後或其邊）來體現。內在參照框架是背景物體的一部分或者區域，不受觀察者視角的影響，而是獨立於觀察者，指背景所具有的屬性，如羌寨的房子一般都是2-3層，有上下之分、房子有正面和背面之分，在羌語中樓層和房子都是內在參照框架，如〈表6〉：

〈表6〉羌語內在參照框架

內在參照框架	上面／上方	下面／下方
房子	tɕuχu-(la)	tɕiki-(la)
樓層	tɕy-ta	tɕʰə-la

3.2.1 房屋作為參照點

房屋作為參照框架時，因當地地勢的原因，房子一般都建在一定坡度的地方，坡度高的一面一般是房子的背面，坡度較低那一面一般是房子的正面或者門的位置。如果房子作為參照框架，房子的背面／背後和正面／前面，在羌語中可用三對空間方位詞表示，見〈表7〉：

〈表7〉房子作為參照框架

房子正面	漢義	房子背面	漢義
qəl-la	下面	məq-ta	上面
putu-la	前面	wəs-ta	後面
tɕiki-la	正面	tɕuχu-la	背面

〈表7〉所示，房子的上面 [məq-ta]，也就是房子的背面／後面 [wəs-ta]，就稱為 [tɕuχu-la]。房子的下面 [qəl-la]，也就是房子的前面或者正面 [putu-la]，就稱之為 [tɕiki-la]。房的背面／後面 [tɕuχu-la] 和房子的前面／正面 [tɕiki-la] 由 [tɕi] 「房子」這個詞與黏著語素 [-ki] 和 [-χu] 組合而成，因黏著語素 [-χu] 的元音 [u] 為後圓唇元音，[tɕi] 「房子」的元音與 [u] 元音和諧，變為 [tɕu]。

3.2.2 屋裡／屋外與外屋／裡屋

羌寨的住房不僅兩三層高，而且每層都有數間房子。就房子而言，除了上面介紹的有屋前和屋後以及樓上和樓下外，就房子裡外而言，有屋裡和屋外；就房間而言，有裡屋和外屋。屋裡與屋外和裡屋與外屋這兩對參照框架都是房子所具有的內在特徵，因此，也是內在參照框架。如果住房內房間多間，裡屋稱為 [tɕiqua-la~tɕiqua:]，外屋稱為 [kʰuaqa-la~kʰuaqa:]。

如果以 [tɕiɿua] 「房子」作為參照框架，就有屋內和屋外空間，屋內稱為 [tɕiu-la]，而屋外稱為 [ɣua-la]。

3.2.3 屋內火塘

羌族村寨每戶屋內火塘是羌族飲食起居、待人接物以及社交活動等重要的公共場所，因此，火塘在羌族乃至西南一些少數民族中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內涵。火塘一般位於二層房間正中間，一般呈正方形，如〈圖片 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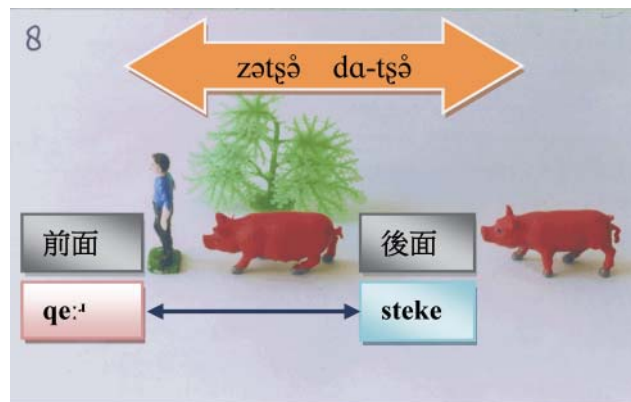
〈圖片 5〉火塘作為參照框架

如〈圖片 5〉所示，火塘四邊都有名稱，每個方位都有其特定的功能。[wətsʰi-la] 是添柴方位，按照順時針方向，[wətcɿ-la] 是長輩和男人專座，[wətcɿs-ta] 是最年長者和貴賓專座，[wəi-la] 是做飯的地方以及婦女和兒童專座。在榮紅羌人的意識裡，[wətcɿ-la] 可稱之為 [məq-te-xɕe] 「上面那邊」，[wəi-la] 可稱之為 [qəl-le-xɕe] 「下面那邊」；而 [wətcɿs-ta] 可稱之為 [ni-le-xɕe]/[ni-zi] 「斜上方／水源方那邊」，[wətsʰi-la] 可稱之為 [kʰi-le-xɕe]/[kʰi-ze] 「斜下方／流水方那邊」。榮紅羌族把 [wətcɿs-ta] 「最年長者和貴賓專座」的空間視為 [ni-zi] 「斜上方／水源方那邊」，把 [wətsʰi-la] 「添柴方位」視為 [kʰi-le-xɕe] 「斜下方／流水方那邊」。

3.2.4 前後左右

除了上表所列的內在參照框架外，還有類似漢語和英語中的空間方位概念「前」、「後」、「左」、「右」。空間方位概念「前」和「後」是矢狀軸 (sagittal axis)，而「左」

和「右」是橫軸 (transverse axis) (Pederson 2006:433)。而羌語有 [tɕiqe(-la)~qe:]「前面」、[steke(-la)]「後面」、[wəs-ta]「背後」、[putu-la]「前面、正面」、[tɕikûə(-ta)]「前面」、[ɬua-xɕe]「左邊」、[na-xɕe]「右邊」、[jə-xɕe]「面前、兩邊」。空間方位概念 [tɕiqe]「前面」、[steke]「後面」和 [tɕikûə]「前面」可以不帶位格標記。[ɬua-xɕe]「左邊」、[na-xɕe]「右邊」和 [jə-xɕe]「面前」帶黏著語素 [-xɕe]「邊」。羌語中有兩對表示「前」、「後」概念的空間方位詞，其中一對是朝說話人的「左」和「右」方向，也就是地理學上的「緯度」，人們常說的橫向，羌語稱為 [zə-tɕə̌ da-tɕə̌]「朝向心—離心」方向，如〈圖片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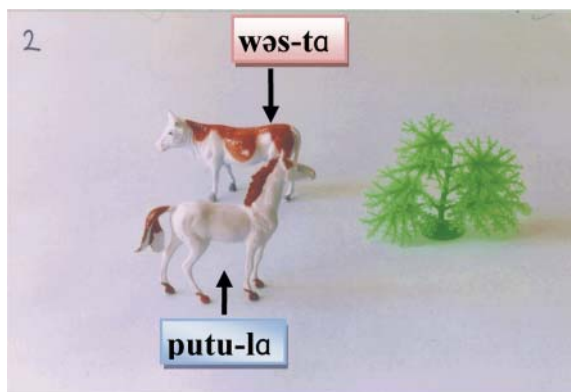


〈圖片 6〉橫軸「前、後」作為內在參照框架

〈圖片 6〉所示，羌語中表示橫向的 [tɕiqe(-la)~qe:]「前」和 [steke]「後」是人和動物都有的內在特徵，人的面部是「前」，而背部是「後」，動物頭部是「前」，尾部是「後」。橫向的 [qe:]「前」和 [steke]「後」用於人和動物作為參照物時，是人和動物所具有的內在「前」和「後」特徵，因此，〈圖片 6〉所表示的橫向的 [qe:]「前」和 [steke]「後」是內在參照框架。

3.3 相對參照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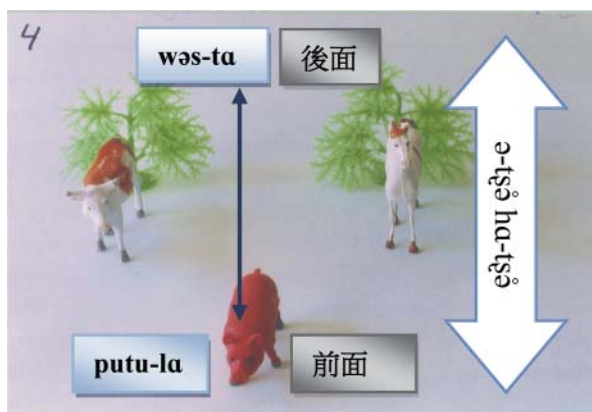
相對參照框架是觀察者為中心的 (viewer-centered) 參照框架，是一個三元 (a ternary system) 參照框架。F (物體) 的位置根據觀察者的觀點和另一個物體所處的位置來體現，從觀察者自身的視角把「前」、「後」、「左」、「右」方位概念映射到背景物體中。無特徵的所指，如「樹」、「板凳」、「桌子」等作背景時，根據說話人的視角，以說話人的角度賦予背景「前」、「後」、「左」、「右」空間方位。羌語中的參照框架「前」、「後」、「左」、「右」可以用於 F 所處的相對參照框架 (參見〈圖片 7-10〉)。〈圖片 7〉中「前」和「後」空間概念是相對參照框架用法：



〈圖片 7〉矢狀軸「前、後」作為相對參照框架

〈圖片 7〉中 [wu-le:]「那匹馬」在背景 [xʂe-le:]「那頭牛」的 [putu-la]「前面」，[xʂe-le:]「那頭牛」在背景 [wu-le:]「那匹馬」的 [wəs-ta]「後面」。既不是牛的前後，也不是在馬的前後，而是根據說話人的視角，離說話人近的 [wu-le:]「那匹馬」所在的位置稱為 [putu-la]「前面」，離說話人遠的 [xʂe-le:]「那頭牛」所在的位置就稱為 [wəs-ta]「後面」，因此，〈圖片 7〉中的 [putu-la]「前面」和 [wəs-ta]「後面」是相對參照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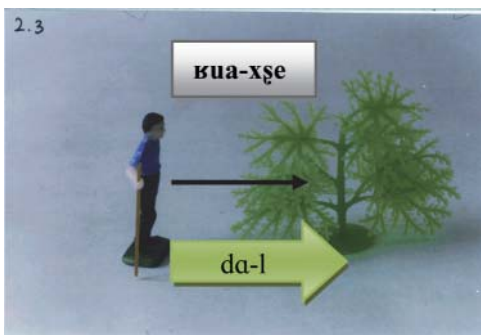
另一對是以說話人的正前方作為參照點，使用的「前」、「後」概念，也就是地理學上的「經度」，人們常說的縱向，羌語稱為 [ə-tʂə ha-tʂə]「朝裡—外」方向，如〈圖片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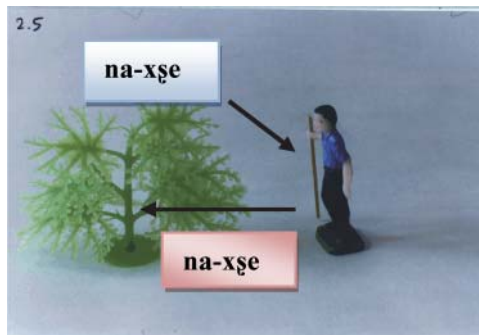
〈圖片 8〉矢狀軸「前、後」作為相對參照框架

〈圖片 8〉所示，羌語中表示縱向的 [putu-la]「前」和 [wəs-ta]「後」，用於人和動物正朝著說話人的正前方。動物頭部所朝的方向是 [putu-la]「前」，而動物尾部所朝的方向是 [wəs-ta]「後」。[xʂe-le:]「那頭牛」和 [wu-le:]「那匹馬」的 [wəs-ta]「後面」分別有棵 [səf-to-zgu]「樹」，那頭牛的 [putu-la]「前面」有 [pie e:]「一頭豬」。〈圖片 8〉所表示的縱向的 [putu-la]「前」和 [wəs-ta]「後」也是相對參照框架。

空間方位概念「左」與「右」的相對參照框架見〈圖片 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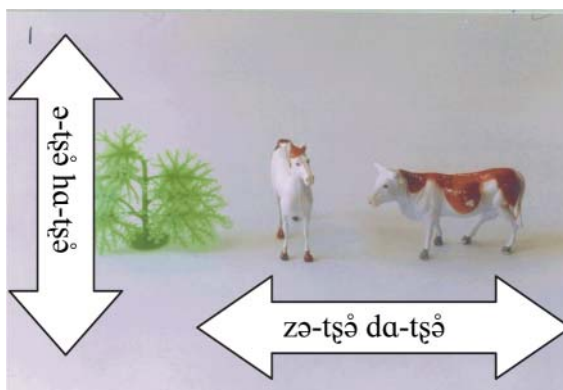
〈圖片 9〉「左」與「右」的相對參照框架



〈圖片 10〉「左」與「右」的相對參照框架

〈圖片 9〉中，[mi e:]「一個人」在背景 [səf-to-zgu]「那棵樹」的 [kua-xše]「左邊」，他 [da-l]「望著」[səf-to-zgu]「那棵樹」。背景 [səf-to-zgu]「那棵樹」自身沒有「前、後、左、右」方位，是無特徵的背景，所以，[kua-xše]「左邊」是根據說話人的視角而言，是相對參照框架。〈圖片 10〉中 [mi-le:]「那個人」[japa na-xše-ka]「右手裡」杵著一根棍子，他站在背景 [səf-to-zgu]「那棵樹」的 [na-xše]「右邊」，看著那棵樹。〈圖片 10〉中那個男子 [japa na-xše-ka]「右手裡」杵著一根棍子，這裡是指 F 的 [japa na-xše-ka]「右手裡」杵著一根棍子，所以，[japa na-xše-ka]「右手裡」是內在參照框架的用法，F 在那棵樹的 [na-xše]「右邊」是根據說話人的視角而言，因此，這裡是相對參照框架的用法。

榮紅羌語中還有一對動詞與方向前綴構成「縱向」與「橫向」相對立的詞，這對詞雖然不是方位詞，但跟 F 的朝向有關，如〈圖片 11〉：



〈圖片 11〉牛與馬的朝向

〈圖片 11〉中 [wu-le:]「那匹馬」頭朝說話人 [ə-tšə ha-tšə]「裡一外」方向豎立（縱向）站著，而 [xše-le:]「那頭牛」頭朝說話人的左右 [zə-tšə da-tšə]「向心—離心」方向橫著

站立。[wu-le:]「那匹馬」豎著，並不是真正朝「裡—外」方向，[xse-le:]「那頭牛」橫著，並也不是真正朝「向心—離心」方向，這裡所謂的「裡—外」方向和「向心—離心」方向也是說話人的視角而言的，因此，這裡的「裡—外」方向和「向心—離心」方向是相對參照框架的用法。

4. 結語

本文簡要描寫和分析了羌語的靜態空間概念，儘管還有許多方面需要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但從我們所介紹的空間範疇中還是能瞭解羌語空間範疇的一些特點。羌語地誌空間範疇中沒有對應於漢語和英語的「東、西、南、北」絕對空間參照系；但羌語有較豐富的方位詞、處所詞和地名。方位詞、處所詞以及絕大多數地名都強制性地帶位格標記，因此，位格後置詞和處所／存在動詞是羌語中表達地誌空間最基本的成分。不像英語表地誌空間的前置詞（介詞）是四分法（...in; ...on; ...over; ...under）或者漢語是三分法（…裡；…上；…下），羌語表地誌空間的位格後置詞二分，只區分空間裡和非空間裡。空間裡與非空間裡不是孤立的，而是有一些非典型的空間裡／非空間裡把二者聯繫起來。

羌語的參照框架比英語和漢語豐富得多，常常以太陽、河流、地勢、平臺、房屋、火塘等等作為參照框架。羌語的「左」、「右」方位與漢語和英語類似，可以用於內在參照框架和相對參照框架。羌語有兩套「前」、「後」概念，一套以橫向（左右方向）作為參照框架，另一套以縱向（面向說話人一前後方向）作為參照框架。

引用文獻

- Brown, Penelope. 1994. The INs and ONs of Tzeltal locative expressions: the semantics of static descriptions of location. *Linguistics* 32.4–5:743–790.
- Brown, Penelope, & Stephen C. Levinson. 1993. ‘Uphill’ and ‘downhill’ in Tzeltal.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3.1:46–74.
- DeLancey, Scott. 1997.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gradience of categories: relator nouns in Tibetan and Burmese. *Essays on Language Function and Language Type: Dedicated to T. Givón*, ed. by Joan L. Bybee, John Haiman & Sandra A. Thompson, 51–69.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Evans, Jonathan P., & Chenglong Huang. 2007. A bottom-up approach to vowel systems: the case of Yadu Qiang!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36.2:147–186.
- Heine, Bernd. 1997.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Grammar*.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henglong (黃成龍). 1997. Qiangyu dongci de qianzhui 羌語動詞的前綴 [Verbal prefixes in the Qiang language].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997.2:68–77.
- Huang, Chenglong (黃成龍). 2000. Qiangyu de cunzai dongci 羌語的存在動詞 [Existential verbs in the Qiang language].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00.4:13–22.
- Huang, Chenglong. 2009. Shared morphology in Qiang and Tibetan. *Issues in Tibeto-Burm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by Yasuhiko Nagano, 223–240.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Jackendoff, Ray. 1983. *Semantics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 Johnston, Judith R., & Dan I. Slobin. 1979. The development of locative expressions in English, Italian, Serbo-Croatian and Turkish.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6.3:529–545.
- Landau, Barbara, & Ray Jackendoff. 1993. “What” and “where” in spatial language and spatial cogni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6.2:217–238.
- LaPolla, Randy J., with Chenglong Huang. 2003. *A Grammar of Qiang, with Annotated Texts and Glossary*.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LaPolla, Randy J., & Chenglong Huang. 2007. The copula and existential verbs in Qiang.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233–248.
- Levinson, Stephen C. 1996. Frames of reference and Molyneux’s question: cross-linguistic evidence. *Language and Space*, ed. by Paul Bloom, Merrill F. Garrett, Lynn Nadel & Mary A. Peterson, 109–169. Cambridge: MIT Press.
- Levinson, Stephen C. 2003. *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vinson, Stephen C., Sotaro Kita, Daniel B. Haun, & Björn H. Rasch. 2002. Returning the tables: language affects spatial reasoning. *Cognition* 84.2:155–188.
- Levinson, Stephen C., & Sérgio Meira. 2003. ‘Natural concepts’ in the spatial topological domain—adpositional meanings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an exercise in semantic typology. *Language* 79.3:485–516.
- Levinson, Stephen C., & David P. Wilkins. (eds.) 2006a. *Grammars of Space: 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vinson, Stephen C., & David P. Wilkins. 2006b. The background to the study of the language of space. *Grammars of Space: 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 ed. by Stephen C. Levinson & David P. Wilkins, 1–23.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 Peggy, & Lila Gleitman. 2002. Turning the tables: language and spatial reasoning. *Cognition* 83.3:265–294.
- Liu, Guangkun (劉光坤). 1998. *Mawo Qiangyu Yanjiu* 麻窩羌語研究 [*Studies on the Mawo Dialect of the Qiang Language*]. Chengdu: Sichuan Nationalities Press.
- Needham, Rodney. (ed.) 1973. *Right and Left: Essays on Dual Symbolic Classif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ederson, Eric. 2006. Spatial language in Tamil. *Grammars of Space: 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 ed. by Stephen C. Levinson & David P. Wilkins, 400–436.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derson, Eric, Eve Danziger, David P. Wilkins, Stephen C. Levinson, Sotaro Kita, & Gunter Senft. 1998. Semantic typology and spatial conceptualization. *Language* 74.3:557–589.
- Piaget, Jean, & Bärbel Inhelder. 1956[1948].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Spa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Sun, Hongkai (孫宏開). 1981a. *Qiangyu Jianzhi* 羌語簡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Qiang Language].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Sun, Hongkai (孫宏開). 1981b. Qiangyu dongci de quxiang fanchou 羌語動詞的趨向範疇 [The category of direction in the Qiang verb].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981.1:34–42.
- Sun, Hongkai (孫宏開). 1983. Liujiang liuyu de minzu yuyan ji qi xishu fenlei 六江流域的民族語言及其系屬分類 [The ethnic languages of the Six Rivers area and their genetic affiliations]. *Minzu Xuebao* 民族學報 [Journal of Ethnology] 3:99–274.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 Svorou, Soteria. 1994. *The Grammar of Spac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Talmy, Leonard. 1983. How language structures space. *Spatial Orient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ed. by Herbert L. Pick & Linda P. Acredolo, 225–282. New York: Plenum Press.

[Received 1 March 2013; revised 24 July 2014; accepted 10 December 2014]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ldg. 6, No. 27, Zhongguancun South Avenue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1, China
huangcl@cass.org.cn

Spatial Relations in the Qiang Language

Chenglong Hu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opological space and frames of reference in the Qiang language (Tibeto-Burma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Levinson (2003) and Levinson & Wilkins (2006b). Locative postpositions form a three-way division of space, and locative-existential verbs reflect animacy and the relationship figure and ground. Unlike Chinese and English, Qiang frames of reference are not absolute, but relative to geographical features (e.g. mountain, ravine, river) and culture elements.

Key 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semantics, Tibeto-Burman, Qiang